

銅鈴一響，餘音嫋嫋，似有似無。

謝杏獨自行在莽莽雪原，天地間皆是落寞的白，回身望過去，唯有她一行足跡深深淺淺蔓延至遠方。

她渾然不知自己因何來此，只是舉步接著往前走著，直到眼前忽地現出一幅幅畫面，十九載年歲一一鋪陳開來，她從那些虛影之中穿過，她甚至還瞧見了她並未經歷的日子。

她在心中數著，統共有五個春秋。

畫中那男子生了一副好相貌，只是總不愛笑，一身清冷疏離，拒人於千里，她看著那男子披上龍袍，底下山呼萬歲，也看著他在四下無人的殿中，一坐便是一宿，看著他眉目溫存地同身邊並不存在的人說著什麼，說著說著就笑了起來，直笑得人心口發苦，極偶爾的時候，會落下淚來……

謝杏怔怔看著最後他含笑鬆開手中杯盞，雙唇微動，似是喚了一句什麼。

她盯著看了好一會兒，不自覺伸手觸上那道虛影，卻只是探手進一片虛空裡，不過她還是認出了他喚的那聲「杏杏」。

散亂的記憶像是終於找到了歸路，謝杏的眼神一瞬清明，不過剎那，積雪消融，春意覆了滿地，桃花綻了滿枝。

銅鈴聲聲，比之方才越見急切，且一聲比一聲清脆，彷彿就在耳邊……

謝杏猛然驚醒，手猶搭在茶壺上，壺中的水還溫著，她一抬頭，卻已是滿面淚痕。淨虛真人嫌棄地挑了挑眉，兜頭甩給她一方帕子，而後故作高深地拿起手邊一枝全然盛開的桃花，拈下一朵來，「果真回來了，不枉費貧道一場心血。」

謝杏還有些狀況外，用帕子擦了一把臉，而後驚愕地看著自己明顯小了一號的手掌，四處張望了一圈。

房間正中央是一口略顯小巧的丹爐，四周一片霧濛濛，只是丹爐卻不再往外吞吐煙霧了。窗外正對著一棵桃樹，仍是一樹的花骨朵，與淨虛真人扯著花瓣玩的這一枝桃花似是差了些時日。

謝杏記性向來不差，登時便憶起十二歲那年去松山觀那一遭來，然而此事過於匪夷所思了，不過她還是試探著開口問了一句，「敢問真人，今為何年？」

「元平十二年。」

聽到了預料之中的答案，謝杏像是陡然鬆了口氣，整個人往後靠在椅背上，深深呼吸了幾次才又問：「我這是重活過來一遭，還是……」她一頓，接著道：「作了一場大夢？」

「一夢七載？貧道可沒這麼大的能耐。」這便是認了前者的意思。

謝杏默默將那句「合著讓人重活一次這能耐算小」嚥了回去，先撿了緊要的問：

「如此說來，我所見的後來五年，也是真的？」

淨虛真人微微頷首，「妳不先問過自個兒，倒還有閒心問這個。已然死過一回，果真還是勘不破情關啊。」

謝杏抵了抵嘴，「緣何是我？真人費這番心血，又是所為何事？」

「修道之人，不過為了心中之道罷了。」淨虛真人歎了一口氣，「黎民何辜？若按妳命定之路走下去，妳也曾親歷過那是什麼樣的景象，然而在妳瞧不見的地方，遠比妳所想的還要淒涼。

「興亡皆是苦百姓。」他看著謝杏，頗欣慰地一笑，「所幸，妳便是其中轉機。」

「真人怕是選錯人了，我不信大道，也遠非心懷天下之輩。」

「可妳還是要救那人，不想他重蹈覆轍、陷入心魔，是也不是？」淨虛真人站起身，遠比十二歲的謝杏高出許多，「妳重活一遭，逆了天道，龍脈氣運皆繫於妳身，不是妳心中有沒有就能躲開的，妳若是想好好過完這一生，除了改了這世道，別無他法。」

謝杏沒有言語，只是看著那一枝桃花，其實能重活一世，當真是邀天之幸。

「有得必有失，自此以後，天下蒼生，黎民百姓，皆當為妳所念，也當是還了貧道對妳的再造之恩吧。」

謝杏思量了片刻，條爾一笑，起身行了大禮，「好。」

淨虛真人回去坐下，敲了敲桃枝，「再贈妳一言。」

謝杏順著他的手看了一眼，「早熟了？」

淨虛真人被她一噎，頗艱難地開口，「是不合時宜。妳於這世間而言，提早了七年，天機不可妄言，當順應時間，方不會引火焚身。」

謝杏這一回走的時候，淨虛真人並未送她。

她隻身穿過迴廊，在拐角處捏了捏自己的臉，學著小時候的樣子笑了笑，方走進謝永在的那間房。

謝夫人見她進來，長出了一口氣，拉著她前後看了一圈，念叨了些什麼。

謝杏一如既往地並未聽進去，只是突然發覺，這時候她的父母親原來是這般年輕，是未經世事滄桑的那種年輕。

直到握住母親手的這一刻，她終於有了真實感，前世有許多人告訴她，這就是命，比如穆朝，比如謝盈，時至今日，她才願意相信天地有道，相信大道無情。

她終是信了命，可她從未打算認下這命來。

謝杏坐在晃晃悠悠的馬車上，從懷裡掏出一小包梅子來，拈了一顆含進嘴中。

梅子是昨夜裡他給她備下的，隔世的昨夜裡。

她摸了摸頸上那塊玉佩，興許是這一顆梅子太酸，不經意間，眼眶竟紅了。

是以夜裡沈辭見著她時，她仍腫著眼。

回府後，天色已暗，謝夫人見她這副模樣，以為她是不堪路途勞頓，忙叫她回房歇下，不許下人去打擾，便是謝盈都未准。

誰想得到謝杏竟極熟練地用冷水洗了一把臉，偷偷溜到後院，她蹲在狗洞前，伸手拍了拍那堵牆，鑽到了另一頭去。

時辰還不算晚，這副身子又是頭一回受車馬勞頓的苦，謝杏渾身都沒什麼氣力，抱膝坐下，有一下沒一下地揪地上的草稈。

沈辭遠遠地走過來，手中提了一盞燈，看見靠在樹下蜷成一團的小姑娘，不自覺地一笑，蹲在她身前，將燈盞擱在一旁青草地上。

夏季白日若是晴空，夜裡便是河漢迢迢，星光萬頃，夜風忽如其來，蟲鳴滯了一瞬，幾隻螢火漫無目的地飛過。

謝杏恰在這時抬起頭來，望著眼前少年，忽然一動也不敢動，生怕她一伸手，仍是探進了一片虛空。

沈辭用拇指摩挲她臉頰一下，「這是受了什麼委屈，怎麼哭過？」

這一句話打破了謝杏心底本就岌岌可危的鎮定，小姑娘一聲不吭地撲進他懷裡，他只好半跪著將人抱住，輕輕拍著她後背，「是路上顛簸難受了？還是那道士同妳說了什麼？」

懷中的小姑娘並未應答，只肩頭一聳一聳的，仍在抽泣著。

沈辭鮮少見她哭出聲來，見狀，將她抱得更緊了些，揉揉她的髮頂，任她哭了一會兒才溫聲哄著她收了淚。

謝杏拿他衣襟擦過淚，埋回頭去，卻又嫌他衣襟濕著，蹭在臉上難受，轉而將頭擱在他肩上，過了半晌才悶悶喚了一聲「阿辭」，因為剛哭過，聲音有些含糊不清。

沈辭「嗯」了一聲，在她頸後捏了捏。

「阿辭。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阿辭？」謝杏從他懷裡出來，眨了眨眼，「我餓了。」

沈辭一愣，好笑地掐了她的臉一把，站起身來，「在這等一會兒。」他往前走了兩步卻又折回來，將外衣脫下披在她身上。

謝杏將燈遞給他，他卻未接，「放這，免得小孩子怕黑。」

他轉過身去後，謝杏「喊」了一聲，看著他背影眉眼一彎，毫不留情地腹誹道：「若真論起來，我可都十九了，比你還年長三歲呢。」

沈辭只去了片刻，回來時卻是兩手空空，看見乖乖等著的小姑娘眼神一亮又倏而熄滅，不禁挑眉道：「我適才去看，沒餘糧了。」

謝杏掀起眼皮瞥他一眼，「鎮國公府上都沒餘糧了？」緊接著坐直了身子，找了找自己當年的感覺，在身邊畫了一個大大的圈，「也罷，阿辭現在開始種，若是我運氣好沒餓死，今秋便吃上了。」

沈辭聽得忍俊不禁，把她從地上拉起，往裡頭走。

謝杏偏了偏頭，站住沒動，照理說，他府中下人多是穆家的眼線，這般徑直讓她出現是不妥的。

沈辭見她停住，知她心思細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人都調開了。不然妳以為我方才是去做什麼的？」

謝杏任他領著，一路去到東廚，自個兒尋了一張小方凳搬來坐下，托腮看著他將袖口挽上去，動作俐落地切了小菜。

「阿辭，你還會這個？」

沈辭轉了一下手中的刀，頭也未抬地道：「從前在軍中，什麼都要會一點兒，若是被逼入絕境，首先要保證能活下來，最初學的多是如何處理飛禽走獸，不過這

些都是相通的，時日一長便也會做一點吃食。」

謝查看著他修長有力的手指上下翻飛，那本是雙持劍握弓的手，沒想到做這種瑣事時也好看得緊。

他鮮少提及年少時在邊疆的年歲，這乍一說起，謝杏不禁纏著他問了好多。

沈辭手上未停，淡淡同她講著，這時鍋中水燒開，水霧蒸騰而起，氤氳得小姑娘一雙鳳眸都水濛濛的。

沈辭將麵盛好在碗中，往她面前一遞，濃醇的湯汁縮得剛好，晶瑩的麵條臥在湯中，切好的肉末蓋在上頭，周圍點綴著幾根青菜，因著剛出鍋，熱氣嫋嫋上升，香氣撲鼻。

謝杏接過來，狀似不經意地開口問道：「阿辭是更喜歡邊疆，還是更喜歡京城？」

沈辭正在解自己的袖子，聞言手上一頓，低頭看她，「都喜歡。」

謝杏夾了一筷子麵，胡亂塞進嘴裡，卻被燙得直吸氣。

她恍惚記得，她在湖心閣的時候，有一回傷寒極重，無甚胃口。他亦給她餵過這麼一碗麵，只是那時她不知是出自誰人之手。

謝杏咬了咬筷子，「想加辣油。」

沈辭抬手在她額頭敲了一下，「妳奔波了整一日，再吃辣，明日該嗓子疼了。」

謝杏「唔」了一聲，乖覺地低下頭慢慢吃完了。

沈辭送她往回走，謝杏主動請纓提著燈，卻也不好提著，任燈盞左右晃動，一雙人影也跟著晃悠。

走到牆根，謝杏把燈盞交回到沈辭手中，正準備彎下腰去，卻聽得斜倚在牆上提燈照著她的那人閒閒開口道：「若是有什麼覺得委屈，不必忍著，諸事有我，妳信我便好。」

謝杏抿了抿嘴，又回過頭去瞥他一眼，還是應了一聲，鑽了過去。

她剛從假山上翻下，走了沒幾步，忽然注意到窸窸窣窣的聲響自前頭傳來，似是有人正往這兒來。

時辰不早，深更半夜的，怎會有人在此處？

謝杏心思飛轉，剛想借附近的樹木隱匿一下身形，便聽得前頭那人壓低了的欣喜聲音，「杏杏，妳果然在這兒！」

謝杏渾身一僵，看著僅在裡衣外披了件衣裳就出來尋人的謝盈，極僵硬地笑了笑。

謝盈一路小跑過來，「夫人說妳今日累著了，不許打擾妳歇息，可妳今兒個是頭一回出門，我總放不下心，夜裡醒來，先偷偷去妳房中看過，見妳不在，就知道妳定是又來後院了。」她沒說幾句就已呵欠連連，睏得眼淚都要下來了。

謝杏只點了點頭，謝盈又喋喋不休起來，「夜深露重，妳總愛大半夜的跑這來，好在今日沒預備著睡在外頭，否則受了風可怎麼辦？」

「謝盈，我睏了。」謝杏突兀地打斷了她的話，便往屋裡走。

「哎。」謝盈又小跑兩步追上去，「被褥方才我替妳鋪好了。」她狐疑地看著謝杏，「杏杏，妳當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？」

謝杏直視著她，勉強牽了牽嘴角，「沒有。」

謝盈這才放心，伸了個懶腰，「那妳睡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」

待她走後，謝杏才歎了一口氣。

她心裡清楚，這時的謝盈不過是個剛剛年滿十二的小姑娘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對她亦是一心一意，正是嬌俏活潑的時候，心裡想什麼，一眼就能望到底。

可她不是聖人，做不到輕易寬恕，要想這一世不遷怒到謝盈，著實有些難。

上一世她饒過謝盈一命，是因著謝家，尤其這著實是她謝杏欠她的，便只當是一報還一報了，自那後兩不相欠，恩怨勾銷。

如今她一朝重生，即便能左右當年的困局，可若是想重新接納謝盈，心裡仍是有道坎橫亙著。

謝杏向來不為難自己，想不通透便不去想了，只是默默尋思著，得找個合適的機會，同父母親好生談一談，將她和謝盈的八字換回來才好，那勞什子方士出了這麼個損人不利己的主意，可見不靠譜。

想著便做，她點了一支蠟燭，取了紙筆來，將記憶裡頭這幾年的大事一一記了下來。

她一面咬著下唇一面寫著，落到紙面上才發覺早幾年的她竟沒記得多少，也興許是那時候她無心於朝堂之事，因此並未留意。

記完了這些，她又理了理一些還算熟知的朝臣，全然做完時，天邊已露出一線魚肚白。

謝杏躺在榻上，琢磨著該如何順理成章地接觸到政務，前世她是借了東宮的勢，但如今顯然行不通了……

還未思量出個所以然來，謝杏先體會到了她對這副身子過分壓榨的後果。

第二日晌午她一醒，嗓子便啞得說不出話來，等她全然調養好，謝夫人有喜的喜訊已傳了滿府。

這日一大早，謝杏被前前後後打扮了一番，塞進了馬車裡，鎮國公夫人她在病中來瞧過兩回，謝府怕過了病氣，攔著未曾叫謝杏露面。

她這一場不過是尋常風寒罷了，能勞動沈夫人如此費心？謝永心裡雖犯著嘀咕，但也不好不識抬舉，預備挑個時間備上厚禮領謝杏去登門拜謝，沒想到仍是沈夫人快了一步。

沈夫人在自家府中擺了宴，請的便是京城裡有名有姓的人家府中未出閣的女兒，這顯然是要引薦謝杏的意思。

彼時謝夫人盯著那燙著金邊的請帖瞧了半天，又仔細瞧了瞧自家姑娘，陷入了沉思，於謝杏而言，這本是好機緣，只是鎮國公處境微妙，為人母的免不了還是擔心。

謝杏本人倒是自在得多，無論是鎮國公府還是沈夫人，她都是熟透了的。再者，所宴請的這些個官家小姐，大多同她這時候差不多年紀，不過是一群孩子罷了，她那怕人的毛病再怎麼說，也比上一世好些了。

因著兩家鄰近，不過半盞茶的時間馬車便到了，謝盈前些日子也染了風寒，不過好得比謝杏慢一些，這回便沒跟來。

沈夫人身邊伺候的丫鬟早早在門口相候，見打了簾子出來的是謝杏，立刻迎了上去，舉止間不卑不亢，卻也熱絡周到，引著謝杏往裡進。

「夫人，謝家小姐到了。」丫鬟領著謝杏步入後廳，便去了沈夫人身後候著。謝杏來得不算早，廳中的小姑娘們個個笑語歡顏，本是好不熱鬧，見著謝杏一進門，卻陡然安靜了下來。

她今日一身縷金百蝶穿花雲緞裙，本是不大適合這個年紀的，可謝杏往那兒一站，被襯得平添了三分貴氣，抬眼間鳳眸一挑，彷彿天生便盡是雍容。

謝杏剛見了禮，便被沈夫人拉著坐到了她身邊。

沈夫人見她手腕上仍戴著前幾日自己所贈的玉鐲，笑意越盛，「妳這孩子，病這一場清減了不少，可好好調養了。」

謝杏被握著手，能清楚感受到沈夫人手上曾握劍磨出的繭，她一雙手寬厚溫暖，謝杏一時捨不得鬆，將腦海中前世沈夫人逝世那些迴蕩不休的畫面硬擇出去，她壓住心頭酸澀，帶著笑一一應答。

兩人妳一句我一句，不知不覺便多說了一陣子，直到下面一小姑娘開口玩笑道：「國公夫人當真是偏愛謝家妹妹，妹妹一來，這話都緊著她說，我們這些個有心作陪的可都插不上空。」

沈夫人一笑，「數妳嘴巧，往後妳們一道，可要多關照妳謝家妹妹一些。」

那小姑娘笑吟吟地應下，沈夫人又向謝杏一一介紹，頭一位便是方才說話這個，名喚于春雪，年方十三。

乍一提及這名字，謝杏是有點印象的，只是當年兩人並未深交，她對於春雪的瞭解不比對於家瞭解得多。

江南于家乃是富甲一方的大戶，早年於江南經商起家，後雖進了京，可于家的根也還是扎在江南一帶。

這一圈的小姑娘們互相認下來，時辰也不早了，沈夫人便命人開了宴。

謝杏默默夾了一筷子辣炒鵝鶉放到嘴裡，莫名覺著那于春雪看自己的眼神有些敵意。

因著有沈夫人這層關係，旁的小姐們縱使只是裝裝樣子，也個個對謝杏熱絡得不得了，唯獨于春雪……

謝杏仔細回味了下她的眼神，分明是不屑得很，裝卻裝得十分不走心。

她今日本就是主角，各色眼神都往她身上飄，饒是如此，她還注意得到于春雪，可見她的敵意著實不輕。

宴席過了一半，謝杏被打量得渾身不自在，尋了個藉口暫離了一會兒，她估摸著這個年紀的小姑娘正是心浮氣躁的時候，她便刻意放緩了步子，果真被人從後面追上。

于春雪十分不客氣地直呼謝杏一聲，而後道：「站住！」

謝杏果真站住了，笑吟吟地回頭看她。

被她這一笑，于春雪先被磨掉一半的火氣，哼哼唧唧道：「一瞧妳便是嬌生慣養的……怎麼會歡喜妳這種？」

謝杏方才也鬱悶著，照常理說，這是她們第一回碰面，即便不喜，也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敵意，這時聽她這含糊的一句話，下意識皺了皺眉，難不成是因著沈辭？這個念頭不過一轉，謝杏唇邊的笑意陡然冷了下來。

于春雪這時瞥了一眼她手上玉鐲，咬牙切齒地接著道：「鎮國公夫人可是疆場下來的，女中巾幗，我便想不通了，夫人怎麼會獨獨高看妳一眼？」

聞言，謝杏一愣，有些懷疑起自己先前對十二三歲小女孩心境的揣測，這種醋算什麼？還是說，這堂堂于家小姐心眼比常人要小一圈？

于春雪本就氣不順，從謝杏的眼神裡莫名讀出幾分不可理喻的訝異來，更是氣不打一處來，二話不說直接動了手，且看她那架勢，瞧著像是練家子。

謝杏見勢不妙，快步往後退，可又哪能與習武之人的速度相比，不過眨眼間，于春雪便到了她面前。

就在謝杏認命地一閉眼前，鴉青色衣角閃過，沈辭屈指在于春雪攻過來的手臂上一點，于春雪登時卸了力道，身形一滯，摔在地上。

而沈辭半攙著謝杏一掠身，鬆開手時，謝杏已在五步開外。

沈辭緊鎖著眉頭，問謝杏道：「可有傷到？」

謝杏看他眉間染上兩分熟悉的戾色，渾身一激靈，忙不迭地搖了搖頭，「于家姊姊就是同我開個玩笑，你別生氣。」

那邊，于春雪從地上起身，摔這一下她倒是冷靜下來了，自知理虧，低著頭挪過來，先向沈辭見了禮，「請世子安。」而後便向謝杏告罪。

謝杏正要開口，卻被沈辭往身後一護，只聽得他冷然道：「若非看在妳是女兒身的分上，絕不是摔一下這般輕巧，自個兒的胳膊管不住，不如我替妳卸下來？」

于春雪更加不敢出聲，只把頭低得更低了一些。

沈辭的手被身後的小姑娘偷偷捏了捏，方斂了脾氣，只道：「妳挑個日子，親去謝府上告罪，此事便了了。」

于春雪慘白著臉應了是，便先告了退。

等到于春雪走遠了，謝杏蹣起腳按了按沈辭的眉心，「你看你，這麼點小事都要生氣，這樣下去脾氣會越來越差的。」

「小事？」沈辭挑眉看她，還帶著怒氣，「若不是方才我回來得及時，以妳的身量，得結結實實吃一頓虧。」

謝杏揪著他衣角搖了搖，哄鬧情緒的小孩兒一般道：「我知道我知道，阿辭最好了，阿辭若是能再溫柔一些，脾氣再好一些就更好了。」

沈辭一下被順下毛，謝杏一面在心裡感歎，果真年少時的沈辭要好哄得多，一面問了兩句于春雪。

于春雪是于家四小姐，正房嫡出，一副樣貌生得也討喜，府中上下自然格外放縱些，偏生于春雪是個不愛紅裝愛武裝的，自幼將沈夫人奉為信仰，所以沈家甫一回京，她便日日來鎮國公府守著，好不容易才見著了沈夫人。

京城長大的小姐少有她這般的，且她眼高於頂，對這些個嬌滴滴的官家小姐向來不屑一顧，自認是道不同不相為謀，不過於武學上，她真有些天賦，沈夫人也因此對她格外關照一些。

這樣一聽，謝杏總算明白于春雪的敵意從何而來了，自己視為信仰的沈夫人偏偏對自己瞧不起的人另眼相看，委實是要心理不平衡的。

沈辭將謝杏送回了席上，叮囑了不准她再獨自一人亂跑，這才放下心來去做自己的事。

宴席後半程確實沒再生什麼事端，謝杏回府後，將于春雪這檔子事告與了謝夫人，本是想著提前知會一聲，于家哪日當真上門了，謝夫人也好早作準備。沒想到謝夫人聽了若有所思，摩挲著手中茶盞，「杏杏，妳外祖家亦是行商起家才在京城站穩了腳跟。」

謝杏點了點頭，這她是知曉的，不過略一尋思便明白了兩分，「可是外祖家同于家還有些交情？」

「交情談不上，但生意場上多少有些來往。」謝夫人將茶盞放到案上，「當年我仍是陸家待字閨中的小姐，結識了略長我幾歲的于家大夫人，商賈之家沒那麼多的規矩，不過是性情合得來，也就走得近一些。」

「後來因著一樁單子，兩家明裡暗裡相爭，我同她也為此吵了一架，年少氣盛，說是老死不相往來，自那後也確實再未來往過，這一晃，也近二十年了。」

謝杏摸了摸鼻子，「本也是小事，早知如此，大可不必讓于春雪登門的。」

謝夫人擺了擺手，「畢竟是世子發話，于家這一趟是非來不可的。再說，世子這也是為了給妳找面子。」

第十一章 交到好朋友

不過隔了一日，謝府便收到了拜帖，正是于家的。

于家大夫人親領著于春雪登門，該盡的禮數都盡了，便留下來喝茶。

廳裡，謝杏與于春雪面面相覷，皆是察覺出兩家母親微笑面孔下彷彿凝固的空氣。許是兩位夫人也正嫌棄自家孩子礙事，道是不打不相識，讓謝杏與于春雪到後院中去玩。

兩人如蒙大赦，從廳中出來皆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，又互相瞥了一眼，頗為默契地各往旁邊挪了一步。

謝杏在前頭領著她往後院走，于春雪一邊磨蹭著跟上，一邊道：「妳莫要以為有世子替妳撐腰，我便怕了妳。」

謝杏頭也沒回，只「嗯」了一聲。

于春雪提起裙角，快步追上她，「我向來看不慣妳這種……」她找了找合適的詞，「矯揉造作的人。」

謝杏終於掀了掀眼皮，「嗯。」

于春雪彷彿一拳打在棉花裡，進也不是退也不是，末了只忿忿哼了一聲。

而後無論她說什麼，謝杏不外乎就是「嗯」、「妳說的是」和「對」，杜絕了一切

能吵起來的可能性。

謝查看著于春雪那氣得直跳腳又無可奈何的模樣，莫名心情大好。兩人都心道是總歸日後也見不了幾次，忍忍便過去了。

然世事大多難料，謝夫人同于夫人隔了近二十年的一面，見究竟是冰釋前嫌，全然把那句老死不相往來當做了氣話。

而這一來，謝杏同于春雪隔三差五便要見上一面，且要在兩家夫人殷切的目光中，為了不拂了母親面子，強裝作姊妹情深。

這日，于家大夫人又攜女來訪，說是城東新開了一家首飾鋪，叫于春雪帶她謝家妹妹去打兩套首飾。

于春雪親親熱熱扶著謝杏進了馬車，而車簾放下來那一瞬，兩人便心照不宣地各自坐在一頭。

馬車行著，謝杏掀起一角簾子來看，誰知掀得正是時候，外頭那透著濃重脂粉氣味的樓閣即便是大白日裡也熱鬧得緊。

于春雪見狀，涼涼地開口，「妳可是朝臣之女，那種地方少看。」

謝杏自然知道那是何地，但十二歲的謝杏卻不該知道，不過她如今裝傻充愣已是嫻熟至極，當即便問道：「什麼地方？」

于春雪好不容易在她面前找到了一點存在感，矜傲地一揚下巴，「迎雲閣，那可是京城裡最負盛名的秦樓楚館。」

謝杏含笑看著她，不是很理解她突如其來的矜傲是緣何而起，又是如何以這神色同她介紹歌舞之所。

然于春雪卻會錯了意，只當謝杏這表情是對她所言不以為意，便又道：「實則這京城裡頭，最為出彩的並非是迎雲閣，而當數教坊司。」

教坊司三字陡然勾起謝杏的記憶，她記得上一世，她與沈辭的第一夜晨起時，便聽得有人回稟，說這教坊司是穆家所設，目的是探聽朝中重臣。

于春雪壓低了聲音，繼續道：「教坊司中的女子，有些是犯了刑律的朝臣家眷，有些是從小便養在裡頭的，還有些是按著京城裡地位顯赫之人的喜好特意尋來的。」她面上有些不忍，頓了頓才接著道：「她們便是被選出來，送到買家府中做妾的，且傳聞教坊司出身的女子終身為奴，這一世都無甚翻身的機會。」

謝杏沉吟片刻，試探問道：「那妳可知，教坊司背後之人是誰？」

于春雪搖了搖頭，「最初教坊司只是用來處置那些罪臣家眷的，可不知何時開始，演變成了如今的模樣。背後之人還當真未聽說過，不過教坊司牟的可是暴利，納的商稅也極高，背後之人定然有權有勢的。」

謝杏默然，只點了點頭。

于春雪一挑眉，「妳對這個怎的如此感興趣？」

謝杏頗實誠地道：「我見識短。」

于春雪又被一噎，好在這時首飾鋪也到了，兩人便下了馬車。

東市正是京城裡頭最熱鬧的，出名的吃食數都數不過來，挑了一陣子首飾，聞到熏香都遮不住的香味一陣陣飄進來，兩人登時便覺餓了，徑直逛起吃的來。

正巧不遠處便有一家做梅花烙的，恰是謝杏喜歡的那一口，謝杏剛拿到手上，便打開油紙，咬了一口，外皮酥脆，甜而不膩，只一口便有梅花餡的清香溢出來。就在這時，只聽得不遠處于春雪驚恐的一聲「謝杏，閃開——」，因為太急，都喊破了音。

謝杏只來得及回過身去，便看見一匹驚馬眨眼間便在自己身前，馬上那人拚力扯住韁繩，馬蹄高高揚起……

她還未來得及有什麼反應，只覺腰間搭上一隻手，那人略一用力，她眼前一片天旋地轉，再站穩腳時，手中的梅花烙還是好好的。

沈辭深吸了一口氣，面上無甚表情。

謝杏討好地笑了笑，對他這副樣子熟悉至極，自覺地退後了一步。

「謝杏。」他眯了眯眼看她，「緣何我與妳不期而遇幾回，妳就要鬧騰出事幾回？」

「我也不想出事。」謝杏小聲嘀咕了一句，「巧合，真是巧合。」

「這回我若是不在，妳怎麼辦？」

謝杏在心裡歎了口氣，面上卻極為懵懂無害地眨眨眼，「那阿辭這回不是在嗎？」

「下一回呢？」

「下一回阿辭也會在。我以後會小心的，保證阿辭不在的時候絕不出事，好不好？」

沈辭一時無言，馬上那人也終於控住了馬，翻身而下，到謝杏面前告罪。

謝杏本還戰戰兢兢地等著沈辭發怒，她好及時安撫住，沒想到這一回沈辭的情緒十分平穩，平穩到即便謝杏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，仍不免疑心他是改了性子，竟當真溫潤有禮起來了。

那人道是改日親去賠罪，便先料理馬去了。

而沈辭也只看了謝杏一眼，就從她身側走過，只是走過的這一瞬，謝杏聽見耳邊傳來他的聲音——

「是太子的人。早回。」

于春雪是有幾分怕沈辭的，這世子爺本就不是個好相與的，平日裡瞧著一派陌上人如玉的樣子，實則對人疏離得很，兼之上回沈辭動怒著實嚇著了她，因此方才沈辭在，她雖掛懷著謝杏，卻也不敢上前。

好不容易沈辭走遠了，她這才湊上去，看著謝杏將方才那塊梅花烙又咬了一口，一臉饜足地眯了眯眼，滿懷關切的話忽地便說不出口了。

謝杏瞥她一眼，探手拿出一塊梅花烙來，塞到她嘴邊，「嘗嘗。」她在外說話總是比常人要簡短些，聲音裡的溫軟與清冷各自摻半，既不會顯得小姑娘太過嬌柔，也不會咄咄逼人，恰似她那雙鳳眸。

那樣的眼睛本該極具侵略性的，在她臉上卻平添了三分嬌媚，只是她一開口，即便不是命令的語句，也總叫人情不自禁地照做。

于春雪下意識就著她手咬掉一半梅花烙嚼了兩口，才意識到這般當街分食彷彿她們關係極好似的，不禁有些沒面子。

不過吃人嘴短，于春雪嚥了下去後，極不自然地小聲哼了一句「謝謝」，臉上登

時紅了一片。

謝杏強忍住笑意，問道：「好吃嗎？」

于春雪點點頭，仔細回味了一下，中肯道：「還是有些偏甜了，失了梅花凌雪的清氣。」

謝杏將剩下半塊塞到她手裡，「以前困在府裡的日子太平淡，也只能在吃食上找點刺激，慢慢口味就偏重了一些。」

于春雪一愣，若是謝杏不提，她都要忘了她還有那麼一段孤零零的日子了。

看著謝杏用手帕仔細擦過手，抬頭朝她一笑，于春雪不知為何竟升起一股難言的保護慾，但她飛快地搖了搖頭，把那些奇怪的想法搖出去，沒話找話道：「我瞧著妳平日裡正常得很，渾然不像在府中關了十二年。」

她這話本意是想委婉地誇一誇謝杏，可聽到謝杏耳朵裡便變了味道，背都僵直了一瞬。

謝杏吞了口唾沫，「我剛解禁那時候便遇著了世子。」她抬眼瞥了瞥于春雪，不動聲色地接著道：「世子頗為同情我的遭遇，不僅把我當半個妹妹看，格外照顧一些，還點撥我為人處世之道，時常寬慰我。」

聞言，于春雪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，「怪不得世子對妳如此關照，我先前還奇怪，世子這麼不近人情的人，妳竟毫不懼他。這麼說來，也解釋得通了。」

「不近人情？」謝杏挑了挑眉，「旁人都道世子是如玉君子，怎的到了妳這就變了個人似的。」

于春雪四處張望了一下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從小眼尖著呢，什麼翩翩公子，那都是表象！妳仔細想想，世子在軍營長大，不到十二歲便披甲上陣，死人堆裡殺出來的，脾性能好到哪兒去？」

她歎了口氣，「看在梅花烙的分上我再叮囑妳一句，即便世子現下拿妳當妹妹看，妳也不能太恣意了。打仗講究的是什麼？運籌帷幄，三十六計，我看呐，世子心思深著呢，妳若是開罪了他，等他找妳算帳的時候，怕是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」謝杏聽了，意味深長地看她一眼，于春雪這話雖然是刻意誇張了些，好嚇一嚇她，但說得也八九不離十了，這麼看來，她確實眼睛夠尖的。

兩人妳一言我一語地往回走，謝杏見于春雪說在興頭上，便擺手叫隨從去結了帳，而後徑直上了馬車。

不遠處，一座酒樓的雅間內，身著紫檀雲錦的少年下意識地敲擊著窗櫺，目送著馬車遠去。

「殿下。」一男子半跪下，抬頭一瞧，赫然是方才驚馬差點傷及謝杏的人。

少年回過身「嘖」了一聲，慢慢踱過去，「他都認出你是孤的人了。」

「是屬下失職，回去屬下便去領罰。」

「罰便免了，不過做戲要全套，明日莫忘了去謝府請罪。」少年把玩著腰間蟠龍玉佩，「早就聽聞沈辭對這個小姑娘不一般，處處維護，先前還向于家施了壓。今日一試，果真如此。」他抬頭望向窗外，饒富興味地道：「謝杏？沒準兒是步好棋。」

這年冬日謝尋出生，皺皺巴巴一個小團子，謝杏輕輕戳他，他就只會閉著眼睛哇哇大哭，與日後那個粉妝玉琢會奶聲奶氣「阿姊阿姊」喚她的小人兒相差甚遠。又過了些時日，謝尋長開了點，白白嫩嫩的，顯得可愛了不少，就連于春雪陪于夫人來謝府時，都忍不住想伸手抱抱他。

謝杏沒事就愛捏他的小臉兒，軟軟糯糯的手感叫人欲罷不能，捏著捏著，謝杏忽地斂了眉目，平靜地開口同那個還聽不太懂人言的小孩兒道：「阿尋，上一世是阿姊連累你受苦了。這回，我定將你的路鋪得平平坦坦的。」

然而，愛捏臉這動作是會成習慣的，謝杏再三瞥了瞥沈辭的側顏，他這時只隨意地將髮束在身後，執筆寫著什麼，神情專注，更顯得側顏沉靜，她便越發手癢得很。

後者察覺到謝杏的目光，略偏了偏頭看她。

謝杏慌忙將手中書卷抬高，擋住自個兒視線，下一刻手上卻是一輕，書卷被不知何時站在她身前的沈辭拿開。

沈辭隨手翻了翻，面色突然變得有些怪異，眸光閃爍，不自在地咳了兩聲，把書卷又塞回到謝杏手裡，抬手重重敲在她額頭上，抿抿嘴，似笑非笑道：「妳整日都看了些什麼東西？小小年紀，看這些做什麼？」

謝杏疑惑地抬頭看了沈辭一眼，見他走回去接著寫，只是執筆蘸墨時手抖了抖。她低下頭翻了翻書卷，看到方才還未翻到的某一頁時整個人都僵住了，倘若她當真只有十三歲，興許還看不懂這隱晦的文字，可她如今只消一眼便明白這寫的是些什麼，臉頰當即隱隱發燙。

謝杏登時在心裡把于春雪翻來覆去罵了十幾回，這書她屋裡還有一整箱，是前幾日于春雪來謝府時，見她正在讀書，且讀的是史書，便不由分說叫人抬了一箱子話本冊子來，恨鐵不成鋼地同她說：「妳本就不大靈光，日日讀這些史籍，讀得多了腦子要成榆木的。這都是京中現下時興的話本，閒暇無事時可以看看，就當是消遣。」

謝杏自是欣然接受，手中這本正是她昨夜起了個頭的，一時割捨不下便帶來了，趁沈辭忙著再看一些，誰想得到這書後面竟將那事描寫得如此……細緻入微。她不禁又抬頭瞧了沈辭一眼，卻在電光石火間忽然想到，沈辭恰巧翻到那頁上，知道了自個兒手裡頭這本書在講什麼，偏偏又撞上她時不時抬頭偷偷看他……禁不得細想，這回她已紅到了耳朵根，只是安慰著自個兒，她在他心裡才十三，才十三，還是個孩子，他應當不會像她這樣想這麼多。

這般寬慰著，謝杏正大光明地抬頭望向沈辭，卻正見他亦回望過來，眉眼帶笑。謝杏方才平靜下去的心跳又活泛起來，慌忙站起身朝書房外走，「我出去透口氣。」

這段日子謝杏過得還算自在，自在得都有些消磨了鬥志。

元平十三年，謝永官拜正三品尚書令。

舉家歡欣的家宴上，只有謝杏於不經意間低垂了眉眼，她心裡清楚，安穩的日子至今算是過完了，好在這些日子裡她過得舒心快意，也算是提前攢了些捱過寒冬的暖意，就怕這一場冬，杏無盡頭……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，似是平靜得毫無波瀾，同往常無數個日子無甚差別。

臘月二十九，宮宴。這個時間是謝杏想過無數遍，於無數的時間點中挑出來，用作接近太子最合適的那個時間。

這是前世她與太子第二次見面的日子，這一世於此事上倒是無甚不同，一個位居東宮，一個只是普通朝臣之女，倘不藉著宮宴上機緣巧合一見，旁的場合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。

而她若是想從朝中下手，身為女子又無法入朝為官，除了太子，一時半刻還當真想不出別的法子來。

宮宴過半，謝杏掐著時候尋了個由頭起身出去，謝盈忙跟上，搶在謝杏踏出殿門前，將石榴紅的斗篷替她披上身。

因為謝杏出來得突然，謝盈只顧得上拿她的斗篷，自個兒仍是殿中伺候時的衣裳，甫一踏出殿門，乍然吹來的寒風便凍得她打了個哆嗦。

謝杏看她一眼，攏了攏身上斗篷，徑直往燈火昏暗那處走。

謝盈又朝宮人討了個暖手的暖手爐來，方決步追上謝杏，因為四處還有宮人在，態度便拘謹得多，雙手奉上手爐，道：「小姐，夜風涼。」

謝杏默不作聲，只伸手接過，觸到謝盈冰涼的指尖時頓了一瞬。

兩人一前一後走著，謝杏狀似無意地抬頭瞥了一眼燈火闌珊處那座影影綽綽的樓閣，吩咐謝盈在原處候著，自己就走進了夜色裡。

走了不遠便到了攬月閣下，謝杏深吸了一口氣，提起裙角拾級而上，走到最後一個拐角時，果然聞到了酒氣，但她腳步未停，徑直走上去。

太子一身玄底金線勾蟒雲錦袍，坐在白玉欄杆上，背靠著亭柱，一腳踏著欄杆，本是望著外頭，聽得謝杏的動靜才略偏過頭來。

這是謝杏重生回來第一次見著他，她收回視線，福身行禮，「見過太子殿下。」

太子一早便望見她往這邊走，是以並不意外，既沒叫宮人去攔，也是有意在此與她見上一面，畢竟是沈辭親近的人，他自然要探個明白。

太子未叫起，謝杏也沉得住氣，一直保持著行禮的姿勢分毫未動，直看到那雙雲緞錦靴行到自己面前。

「抬頭。」太子打量她一眼，「謝小姐擅離宮宴，來這攬月閣上，意欲何為？」

謝杏一怔，她怎麼記著當年太子不是這麼開場的。

她不禁飛快抬眼看他，卻正好撞上他審視的視線，登時又恭謹垂下眼來，「民女不過是出來透口氣，偶然所至。」

太子輕笑一聲，他原本也以為小姑娘是不小心走過來的，但他方才看得真真的，她一路走來目標很明確，並不像是閒逛偶然走到的樣子。

而他同這小姑娘先前只見了一面，能讓她找到這來，唯一說得過去的，也只有沈辭叫她過來這一樣說法。

他心裡琢磨著沈辭的用意，面上卻輕巧地逗她道：「既是偶然所至，孤便饒了妳驚擾之罪，妳且下去吧。」

謝杏被他一噎，一時沒控制住表情，臉上明晃晃寫著——你就不多跟我聊上兩句？

太子好整以暇地靠回到亭柱上，「不想走？謝小姐這是有話要對孤說不成？」

謝杏原先預備的說詞到這算是全然作廢了，她索性也不再演下去，站直了身子，平靜抬眼望向他，「確實有話。」

太子饒有興味地看著她，「洗耳恭聽。」

「不如民女先給殿下講個故事？」

謝杏的記性向來極好，當年兩人大婚夜裡，太子講的那段賢貴妃與當今皇后娘娘的後宮祕辛，她雖未用心聽，卻也全然記了下來。

而她不過開了個頭，太子的神色便倏地冷了下來，醉意散了個乾淨。

最後一個字話音剛落，便覺一道勁風襲來，太子單手掐著她脖頸，眼底寒意叫人膽顫。

「這段往事，宮中知曉的人現下已死了個乾淨，謝小姐又是從何得知？」他手緩緩收緊，「讓孤猜猜，莫不是沈世子？倘若世子連這個都知曉，那孤當真是重新審視他一番了。」

這是皇宮，即便他貴為太子，也不可能這般私下了結了三品尚書之女的性命，是以謝杏並未掙扎，眼底波瀾不驚，只望著他。

太子最終還是手一鬆，往後退了一步，活動活動手腕。

謝杏急促地喘了幾口氣，氣息平穩下來方道：「此事與世子無關，是民女自己拿主意，要來投奔殿下的。」

「投奔？」太子嗤笑一聲，「若是孤沒記錯，謝小姐等開了春才十四吧？妳拿什麼來投奔孤？」

謝杏只一笑，「殿下大可以猜猜，民女是如何得知殿下身世的。也大可以猜一猜，民女這番話足不足信。」語畢，她雙手奉上一只錦囊，「民女的一點誠意，殿下可否賞臉一觀？」

太子深深看她一眼，拿過來拆開，裡頭只一張字條，是昨夜裡謝杏随手扯了一片紙條寫下的——元平十四年，春大旱，夏蝗災。

第十二章 出手改命數

這場天災當年影響頗深，災民都湧進了京城，京中的達官顯貴亦收斂了往日奢靡的習氣，謝永也正是那時候治蝗有功，才加封了太子少傅的。

她既想一步就反客為主，必然是要走險棋的，而她又清楚得很，自個兒的優勢在於對往後這幾年的局勢瞭若指掌，雖說人事易變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那天災呢？太子一眼掃過去，倏地變了臉色，將紙條握在手心，低聲喝道：「大膽！妳可知這是何罪？」

「民女自然知道，可民女也知道，既然殿下早早得了這個消息，倘若殿下在戶部、工部安插好人，春旱一來，無論是流民的安置還是水利，都能占了先機，豈不比被寧王搶了功勞來得好？」

太子下意識地將手中紙條揉皺，緊鎖著眉頭，打量著望向謝杏，若非他早將謝杏的身世摸了個透，以她這番話來看，說她還不到十四歲，他一準是不信的。

太子逼近一步，掐著她的下巴，目光銳利地直望進她眼底，像是想要望到她心裡去一般，好看看這小姑娘到底是何打算。

良久，他神色方鬆動了些，「孤為何要信妳？」

謝杏仍只笑著，輕聲道：「殿下，賭就賭個大的，是不是？」

太子鬆開她，撫掌而笑，頗有幾分讚許，「不錯。」

謝杏知他這意思是打算信了，畢竟是宮宴，她不好離席太久，便預備著告退，哪知禮行過一半，便被太子扶起。

他又是那副漫不經心的模樣，彷彿醉意上來一般，朝謝杏眨眨眼，「不急著走，有人來尋妳了。」

謝杏一愣，探頭往下一望，正對上立於攬月閣下，抬頭望過來的沈辭的眼。

太子在她身側涼涼地開口，「孤還是得仔細想想，到底是你們兩人合起來做戲給孤看，還是妳當真投奔於孤。」

沈辭在下頭眯了眯眼，走了上來，先掃了謝杏一眼，目光在她微微泛紅的脖頸上一頓，才向太子行過禮。

謝杏不自覺地往他那邊挪了兩步。

太子自去端酒來喝了一口，背對著沈辭，「世子今日怎地有這份閒心，來這醒酒？」

謝杏後知後覺地想起自己脖頸上怕是還有方才太子掐的紅痕，便不動聲色地將斗篷往上扯了扯。

「比不過殿下，闔宮歡宴，一人躲在此處獨醉便罷，偏要跟個不懂事的小姑娘動手。」

沈辭話裡雖猶帶笑意，謝杏抬頭瞧了他一眼，卻看見他眼中鋒芒一閃而過，而他手虛握的那個位置，正是他往常佩劍的位置。

「世子此言差矣。」太子半轉過身來，「你又怎知，不是你這小姑娘先來招惹孤的？」

謝杏本已眼觀鼻鼻觀心地把自個兒當成這閣子裡的一根柱子，委實沒料到太子竟把火引到她身上，她愕然抬頭，正巧沈辭瞥她一眼，她當即心虛地低下頭去。

也真是一物自有一物降，她方才唬太子那氣勢不小，叫人渾然摸不著她的底，如今乍一對上沈辭，登時便泄了氣。

沈辭淡淡地望她一眼，並未搭理她，謝杏卻從他那一眼裡讀出了秋後算帳的意思，不禁又往他那兒挪了挪。

「殿下倘若沒有別的吩咐，便先告退了。」

太子一揚手，又自坐在欄杆上飲酒。

沈辭轉身往下走，走了兩步回頭，蹙著眉看謝杏，「妳還愣著做什麼？」

正巧太子向謝杏那方向一舉杯，笑了起來。

謝杏忙不迭跟上。

兩人一前一後往回走，謝杏偷偷瞥他側臉，見他面色不豫，快步往前追了追，試探著喚他，「阿辭？」

沈辭看著小姑娘因為心虛顯得有些怯生生的神色，本就沒打算真與她置氣，而是怕她在太子那兒吃了虧，不過他每回一碰上穆家的人便莫名有些壓不住的戾氣，這時候只能勉強牽了牽嘴角，儘量放柔了聲音，同她道：「隔牆有耳，回去再說。」此處燈光本就不甚明亮，他這一笑落到謝杏眼裡，怎麼品都有些皮笑肉不笑的意味。

謝杏乖覺地點了點頭，卻在心裡默默盤算著，回頭該如何與他說道方能掩飾過去。她如今這一番打算本不欲說與他知道，兵行險著，她不想拖旁人下水，這些事她自個兒擔著便成了，等時機到了再同他坦白也不遲。

兩人一同回去太過扎眼，沈辭回身替她攏了攏斗篷，完全遮住她脖子上的紅痕。謝杏察覺他看到那紅痕時眉頭又皺了皺，忙安撫道：「不打緊的，也不疼。不過是起了點誤會罷了。」

沈辭臉色仍有些陰沉，一言不發地繫好，又深深看她一眼，方轉身走了。

目送著沈辭走遠了，謝杏按著來路往回走，直到遇上一直候著的謝盈。

謝盈站的那處正是個風口，謝杏走到她面前時，她已然瑟縮不止，小臉凍得通紅。謝杏抿了抿唇，將懷裡一直焐著的手爐拿出來遞到她手上，「叫妳候在這兒是把妳栽在這兒了？」

謝盈緊緊捂住手爐，等暖和了一些方回話道：「我若是走了，這裡又黑，妳回來該找不著了。」

從宮中回府時辰已不早，謝杏下馬車時恰好飄起了雪，因為第二日就是大年三十，各家皆是張燈結綵，瞧著就熱鬧得很。

謝杏直等到各處都歇下了方披衣起身。

雪下得大，只這一陣子地上便覆了一層，她抬頭望了一眼天，漫天的雪落像是要墜入她眼中似的。

謝杏哈了一口氣暖暖手，將兜帽戴上，她來得略有些早，等了約一盞茶，方聽見有靴子踏著積雪的簌簌聲響由遠及近。

她應聲望過去，只見沈辭提了一盞燈從遠處走來，他許是剛剛騎馬回府，身上那件鴉青色斗篷落了好些雪，且有些鬆垮。

沈辭在她面前站定，先是將手中那只暖手爐遞到她手裡，「方才送母親回房順來的。」

謝杏接過來抱在手裡，登時打了個寒顫，用焐熱了的手暖了暖鼻尖，方斟酌著開口道：「我今兒個就是悶得慌，便隨處走了走，不想一不留神就走到閣子上。我見它造得講究，一時興起想上去看看，又恰巧遇上太子喝醉了，把我認作了刺客，這才出手傷了我。」她理了理思緒，接著繼續編，「後來太子同我說了些有的沒

的，又問了幾句話，你便上來了。」

沈辭抬手掃落她兜帽和肩上的落雪，只低低嗯了一聲，神色一如平常，叫人瞧不出他到底是信了還是沒信。

謝杏一時拿不准他的心思，咬了咬下唇，把話頭引開。

等出了正月，謝家該搬去尚書府了，兩人能這般見面的日子所剩無幾，這時候隨便說什麼話都顯得格外綿長些。

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，謝杏思路向來都跳脫得很，東一句西一句，偏偏沈辭也總跟得上。

雪越見大了，謝杏抬頭看雪無邊無際地落下來，一時間，兩人都默然了。

沈辭忽地抬手抹去她臉頰上沾的雪花，低聲道：「外面太冷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謝杏點點頭，轉身往回走，正走到牆根，卻聽身後他喚了一聲「杏杏」。

猩紅斗篷下，小姑娘戴著兜帽，半側過頭來，側顏掩在紛紛揚揚的雪裡。

沈辭無聲一笑，這幾年過去，他的小姑娘已然不聲不響地長大了，她身量拔高了不少，眉眼間是人間難得的好顏色，鳳眸一挑，眼瞳裡像是藏了兩泓深潭，讓人溺於其中。

如今她也有了自己的心思、自己的打算，眸光一轉，千回百折，就連最初話少的毛病也好了個七七八八。

沈辭一時分不清心中究竟是欣慰，還是悵然若失，只在這無邊的夜色裡，一字一句同她道：「護好妳自己。」

謝杏倉促點點頭，鑽了回去。

在牆的這頭，她倚著牆又站了一會兒，方一步步回了房。

出了正月，謝府上下正忙著喬遷新府，尚書府的規格比之原先的謝府要高許多，原本府裡伺候的下人自然就不夠用了，謝夫人便新選了一批，除卻粗使的，能得近身伺候的自然是先訓上一訓。

謝杏去尋自家母親時，正巧是她在訓話的時候，這活計本不必當家主母來做，只是謝夫人這幾日被瑣事纏得浮躁得很，一刻也閒不下來，索性親自來了。

新進的下人皆規規矩矩地跪在堂下，謝杏一一打量過去，從謝盈手中接過茶盞，奉到謝夫人手邊，「娘親，喝口茶，降火去燥的。」

謝夫人隨手接過喝了一口潤過嗓子，笑著嗔她，「無事獻殷勤。說吧，又想怎麼？」

謝杏狀似不經意地又掃了一眼堂下跪著的下人，「也無甚大事，就是女兒房裡雜物有些多，又捨不得扔，想著要搬去新府裡，可人手不夠。」

謝夫人將茶盞一擱，「我還尋思是什麼事。」說著瞥了堂下一眼，「這裡頭妳挑幾個。」

謝杏歡快應了，繞著走了一圈，仔仔細細看過去。

謝夫人見她這樣不由得又一笑，「先前妳說喜靜，伺候的人本就少，如今看妳有所改變，妳父親一早便囑咐我好生挑幾個人給妳。」

「但憑母親安排。」嘴上這麼說著，謝杏卻是已然點了幾個人出來，這裡頭有張面孔與她記憶裡頭的，是對得上的。

有些事，是她上一世當了太子妃後才知曉的，譬如說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凡三品以上官員，府裡多多少少皆有穆家安插的人。她本以為當時情形特殊，只謝家和沈家皇上放心不下才有此舉，實則皇上這心，分明是攔哪兒都放不下。

當年她染指政務後，頭一件便是將謝府裡有異心的篩出去，其中就有她方才點中的人。

謝杏領了這幾個人回房便扔給了謝盈，謝盈吩咐下去，他們便前前後後忙起來，將物件分類歸攏在大木箱裡。

謝杏靠坐在案前，閒閒翻書，目光卻一直在屋中搜尋，過了兩炷香的時間，多數什物都收拾妥當，才終於有人將手搭上她刻意遮擋起來的匣子上。

謝杏見狀急急起身，袖子不經意間帶翻了案上的茶盞果盤，點心滾落一地，碎瓷聲炸響，屋中登時安靜下來。

一屋的下人不明就裡地跪在原地，謝杏三步併作兩步去到那人面前，劈手奪過那只匣子，神色極為緊張，將匣子前前後後檢查了一遍，剛要打開瞧，又極警惕地掃了一圈屋中，手上登時一頓，並未打開。

至此，她才發覺自己失態了似的，深吸一口氣，像是緩了緩，緊握著那只匣子，叫眾人起身，而後冷冷地吩咐道：「一應經你們手的什物，怎麼拿過去的，就怎麼送到尚書府中，可明白？」

下人齊聲應了是，謝杏這才鬆下一口氣，信步走到一只木箱旁。

正收拾這木箱的下人忙迎過來，替謝杏將蓋子打開，而那人正是謝杏刻意挑的，是穆家安插的人。

謝杏不動聲色地看了那人一眼，將匣子放進去，木箱不過半滿，謝杏揮了揮手，「就這些吧，你把這些送過去。」而後略遲疑地又看那人一眼，扭頭叫謝盈過來，「待會兒妳跟著走一趟。」

謝盈仍在狀況外，不過見謝杏像是極重視那只匣子，也明白兩分，點點頭應下了。人手多，動作也俐落，統共不過小半日便收拾得差不離了。

謝杏親盯著木箱被一一抬上馬車，收拾的下人亦跟上去，這才真正地放下心來，而她最裡的衣裳，已然被汗打濕了。

第二日，謝家便搬去了尚書府，又隔了一日，正是謝府擺喬遷宴的日子。

這日一大早，謝杏便被叫醒，仔細梳妝打扮過，早膳她用了不少，謝盈生怕她積食，剛要勸她少用些，卻見她又吩咐了幾樣平日愛吃的點心，扭頭對謝盈道：「無妨，我多吃一點，往後這段日子也就不想了。」

謝盈沒聽明白她這話，「妳若是想吃，隨時吩咐就好，何必偏趕在這時候？」話雖是這麼說，可她也再沒攔著。

過了辰時，還未等到賓客，先等來了圍府的禁衛軍。

來人氣勢洶洶，先封了府，而後一聲令下叫人去搜，不過謝家人此時都在前廳，雖是不得擅離，卻也未有人來驚擾。

謝永面色鐵青，上前一步，「謝某有失遠迎，只是不知鄭統領此來所為何事？」鄭統領上下打量他一眼，一拱手，「謝尚書，鄭某此來乃是奉天子令，至於所為何事……謝尚書莫急，待將證物搜出，自見分曉。」

謝尋年紀小，何曾見過這等架勢，在乳母懷裡哭個不停，被謝夫人接過來輕聲哄著。

謝杳低垂著眉眼，手藏在袖中緊握成拳，許是用力過猛，還略有些打顫。

謝夫人只當她也是嚇著了，溫言寬慰道：「不打緊的，定然是有什麼誤會，既是來搜，自叫他們搜去。」

謝杳看著自家母親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模樣，頗為心虛地吞了口唾沫。

來人似是一早就有方向，多數官兵是衝著謝杳的住處去的。

未出閣的女兒家房裡哪能允人去搜？謝永去攔，卻被鄭統領陡然出鞘的劍鋒擋住去路。

鄭統領皮笑肉不笑地抬眼，「謝尚書，得罪了。」

這一攔一擋間，有人捧著什麼快步上前，半跪下，雙手奉上，正是先前謝杳在意的那只匣子，「稟統領，屬下搜著了。」

鄭統領收劍入鞘，朝謝永一攤手，「來，跟謝尚書說說，看看是在哪兒搜著的？」

那人遲疑片刻，終究還是低下頭道：「謝小姐房中。」

鄭統領將匣子打開，裡頭只一張折好的上等宣紙，攤開在謝永面前，「謝尚書，令媛這隨手一寫，罪名可不小。」

謝永凝神看過去，的確是謝杳的字跡，寥寥幾言，言及春旱蝗災云云，宣紙的一角，還用丹砂繪著符咒，只是那符看著有些詭異。

謝杳低下頭，不去看自家父母親震驚的神色，任由士兵上前來一左一右押住她，竟是一句話也未分辯。

鄭統領含笑一拱手，「謝尚書，鄭某這就回去覆命了。」

「且慢！」謝永一步跨上前生生攔住去路，這罪名委實大了些，他哪肯就這麼把女兒交出去，只是事發突然，來不及想出周旋之法。

謝永這一動，不知何時圍在廳前的官兵齊齊拔刀。

鄭統領步子一頓，故作訝異地回頭，「謝尚書這是要抗旨不遵？」

謝杳這時候方抬起頭來，略一掙扎，像是有話要說，制住她的兩人得了鄭統領的眼色，將她鬆開。

謝杳朝父母親一拜到底，「女兒自有打算，萬望父母親寬心。女兒不孝。」這句說完，她俐落起身，不再看父母親的神色，只往前走去，行至鄭統領面前才停下，一挑眉道：「鄭統領？」

鄭統領本以為姑娘家這時候該抱著母親哭上一陣子，死活不肯跟著走，念在她年紀還算小，也打算睜隻眼閉隻眼容她好好告個別，不想遇上個果決的，一時間竟未回過神來，此時被她一叫，不免有兩分刮目相看，也未再叫人押著拖下去，允她自個兒體面地走出府。

大理寺獄裡，謝杏換了囚服，脫簪散髮，因為還是官家小姐，並未上手腳銬，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裡。

過了兩炷香的時候，才有人奉令來提她，為首那個瞧著穿著打扮，像是個小官。謝杏留了個心，特意問了一句是何人主審。

那人見她年紀尚小，且犯的這罪往小了說興許只是一時胡言，可惜大興重道，最聽不得這些胡言亂語，怕壞了氣運，那小官當下心有不忍，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寧王。」

謝杏步子一頓，她何德何能竟讓當朝王爺來審？且她對寧王所知不多，印象倒是極差，案子落在他手上，已然脫離了她所料。

那人瞧出她的驚異不安，只道是小姑娘被嚇著了，又多解釋了一句，「妳這案子本不算大，只是太子殿下上奏要主審，寧王殿下也便跟著上奏了。」

話至此，謝杏明白過來，太子約莫是打算借主審的方便保下她來，卻半道被寧王截了胡，至於寧王為何要跟著摻和一腳，想來只是見太子對這麼樁小案子上心而起了疑。

她登時有些無力，甚至懷疑太子是故意給她來這麼一齣好試她一試。

謝杏被帶到堂下，還未瞧清上頭坐的人，便被一把按下，跪在地上。

「妳可知罪？」

「民女何罪之有？」

大理寺卿聽得她聲音朗朗，竟是一絲懼意也沒有，不由得一拍驚堂木，大喝一聲，「大膽！證據鑿鑿，妳還有什麼可辯的？」

謝杏伏在地上，「民女只是記下了些該記下的。」

大理寺卿剛要發作，被上座的寧王一攔，「抬起頭來，」寧王打量她一眼，目光中滿是探尋，「妳可識得太子殿下？」

謝杏神色如常，「承蒙皇恩，民女有幸與太子殿下見過兩面。」

寧王意興索然，他這一趟本是想探探太子的虛實，如今看來這案子倒真沒什麼值得深究的，也不欲再回謝杏耗著，吩咐大理寺卿道：「儘快結了吧，這小姑娘瞧著沒句實話，父皇倒也沒吩咐不准用刑。」

寧王轉了轉手上扳指，意有所指道：「太子殿下對此案有些上心，審訊的時候可別下了重手，只怕狗急了亂咬人，這若是誣告上了太子殿下，便不好看了。」

大理寺卿何等聰明，一點便明白過來，「殿下放心，下官定當審出讓殿下滿意的供詞。」

這便是要屈打成招的意思了。

寧王一走，大理寺卿便扔下一紙供詞，「本官見妳年紀尚小，奉勸一句，妳早些簽字畫押了，也少討些苦頭。」

謝杏拾起供詞細細看過去一遍，與她方才所料不差，不過是承認妖言惑眾，外加上一條受太子指使。

大理寺卿擬出來的供詞前後還是連得起來的，可惜禁不起推敲——太子指使她散出謠言，而後再以祭天為由，求得風調雨順，藉以給百姓留下個受天命、得天恩

的印象。

謝杏在心裡歎了口氣，去歲除夕那場雪下得好，都道是瑞雪兆豐年，卻說馬上要來的是春旱，自然是沒人信的。

大理寺卿見她並未動作，驚堂木又是一拍，「來人！」

「且慢！」謝杏將供詞展在地上，「要我畫押倒也不難，只是這供詞裡有一處，必然是要錯的。若是並不得風調雨順，那太子殿下這番算計豈不是有些說不過去？」

大理寺卿拍案而起，「大膽，死到臨頭竟還不知悔改，妖言惑眾！」

謝杏將供詞往外一推，「是不是妖言，日後自有分辨。」她看著大理寺卿有些鬆動的神色，微微一笑，「煩請去通傳我師父一聲，他老人家自有解釋。」

大理寺卿狐疑地看她一眼，思索了一陣子，想到人在他這大理寺裡押著，一時半刻也出不了什麼岔子，便順著問道：「妳師從何人？」

謝杏一拜，「松山觀，淨虛真人。」

大興重道教，且松山觀這些年已隱隱有了天下第一觀的名號，而松山觀一半的名聲，是因著淨虛真人。

是以謝杏這話一出，大理寺卿只得將她暫且押下去，待請示了主審的寧王再做定奪。

Crescent Family